

# 治學態度及其方法

—羅膺中師說述聞—

嚴 學 著

## 一、治學的病態及其苦痛

### 1.1 自得和發明

1.1.1 治學的正當目標，應有兩個大的方向，那便是“自得”和“發明”。在哲學、社會科學中，哲學是思想的剗造品，文學是情感的剗造品，哲學的研究，是以問題為出發點；文學的剗造，是以感受為出發點，但是研究哲學的進步，就是能把複雜問題，化為簡單，膚淺的見解，進到深密，最後成就了個人的理解力、批評力；研究文學的進步，就是能把感受所得，表達出來，操術至約，感人至鉅，最後成就了個人的感受力、剗造力。因此，研究哲學、文學的人，要花費大部分時間去作“了解”的功夫，然後才有所得。那時，他的理解力感受力越來越深，批評力越來越密，發表力越來越巧；他是超越過粗淺浮薄的東西，向那最高處棄其蕪穢，擷其精英，這便是“自得”了。

1.1.2 在哲學、社會科學中，史學是以過去不可復觀的事實為對象，以現存可作證據的記載或遺物為資料，語言學是以人類現存的現象為對象，亦即以現存的現象為資料。史學的對象，全靠證據而表現；語言學的對象，即本身而表現。但兩者都以客觀存在基件為本質的，史學的責任，是把過去人類活動的事實，求出它的演變真相；語言學的責任，是把人類語言紛雜的現象，分析它的內容，比較它的共性和特性，說明它的發展規律，史學和語言學研究的進步，應該是前修未密，後出轉精；前人的問題，後人早已解決，後人的問題，前人未嘗夢見。推陳出新，前進不已。一天一天開發那草昧的路，問題越來越新，分析越來越密，所得的條理答案，都是前古所無。這便是“發明”了。

1.1.3 治學如有“自得”，便不會進退失據；若有“發明”便不會故步自封。但是一般學者，不是因“群言淆亂”感到迷悶，就是“故地盤旋”兜着圈子，老實說，這是學問上的

病態，借用晏嬰批評孔子的話作這種通病的代表，就是“博而寡要，勞而無功”。因為“博”就百無一長；因為“寡要”，就不周於用；因為“勞”，就精神衰弱；因為“少功”，就一事無成，這完全是治學方法不對的原故；歸納起來，就是沒有“自得”，沒有“發明”。

## 1.2 沒有自得和發明的病態

### 1.2.1 沒有“自得”的病態

這病的起因，本來是由於好學；好學並不錯，但是因為讀書不得法，就覺得天地間學問實在太多；左看也是學問，右看也是學問，怎麼了呢？非靠記憶不可，對於前人的說話，不但要知道它的內容，並且要記全它的內容，記憶力用的越多，思辨力便越低減，結果非把一個人的智慧銷磨完了不可。用記憶的方法去求學問，充其量祇會傳達人家的說話，自己一無所得。別方面，思辨力越低減，對於學問越辨不出高下是非，祇覺得東也是道理，西也是道理，四方八面，漫天蔽地的壓迫過來，自己簡直無法應付。於是進到第二期的病態，即是自覺渺小無能，人家的話都是對的，只得拚命的記人家的說話；然而在現實生活裏面，到處會遇到問題的，眼前一旦遇到任何小小的問題，自己仍是張惶失措，祇得在所念過的書裏邊，東拉西扯的搪塞一陣，但也有時候會在腦子裏找遍了所唸的書，得不到一個解決。到此時深覺從前的精力白費了，於是就陷入了第三期的病態，那便是苦悶，就是時時覺得人家的見解擺了一堆，而自己除抄襲成說外一無所有，於是大歎“理事相違”，致慨於知音之少；怨天尤人，離群逃世的想法，一齊來了。豈知世間並沒有離開事實的道理，也沒有毫無道理的事實，你自己不會讀書，本來就永遠站在學問外邊，沒有踏進門去，如何會不釀成這樣的結果？既陷入這第三期的病態，強者決裂橫衝，言不由衷的搬弄一些並未讀通的書，以盜名欺世，弱者便陷入神經衰弱，畏難厭世，成了一個無用之人而已。

### 1.2.2 沒有“發明”的病態

這病的初起，也是由於好學。但是感到學問的材料太多，祇得分類鈔輯，鈔的多了，便想編輯，病態就進到第二期了。原是編輯祇是排比功夫，稍有條理的人，誰都能排比材料，等到排比好了，自己一看，也還系統釐然，有條不紊，便自以為這是“著述”了，豈知學問的進步，全靠發明，發明全靠探索力；編排的工夫，最容易養成搭架子，排圖表的習慣，編排工作做得越多，探索力便越低減，材料編了不少，祇不過拿舊東西變換過式樣，却沒有新的問題發生。結果，所編的東西裏面衝突矛盾，自己完全看不見；久了之後，除了機械工作以外，全作不來；這時便陷入第三期病態了。排比工作，本來也有具體成績的，但是作久了，翻來覆去，依然是原來那些材料，那就未免有些“乏味”。自己一想，就令我編來編去，成功一部《圖書集成》，在學術上又有甚麼貢獻？有甚麼價值？這樣一想，就總覺得人家有進步，自己却是依然故我。這結果就會因乏味而失望，由失望而灰心。一旦厭棄陳編；自己依舊是毫無收獲，直到精疲力竭，老大無成。

## 二、探究病源，處方醫治

### 2.1 兩大病源

2.1.1 好學諸君，上面所說的病態，不知你曾經感覺得沒有？假使發現了一兩樣，那便是沒有“自得”，沒有“發明”的徵候，那便是“中無所主”和“老大無成”的來頭。那末，就要探究病源，急早醫治。

2.1.2 既然有了病，當然要找醫生。老實說，我實在夠不上當醫生，我只是個病者，但也許爲了“久病知醫”的原故，還可以說出這種病的根源，我以爲犯這種病的人，並不是“外感”，却是“內傷”。這病的發生，大概有兩個來路，那“沒有自得”的病源，是由於“成見太深”，那“無發明”的病源，是由於“操心無術”。這病初起時，往往自己不能覺察，漸漸由輕而重，由淺而深，就成了上面所說的病態，病源講過，試爲處方。

### 2.2 主見與成見

2.2.1 “主見”和“成見”兩個名詞，乍看似乎相同，其實完全兩事，大概一個人不管讀書或是作事，多少總要受一點成見的支配；而成見可分爲自造的和外來的兩種，意志堅強的人，往往自己造成成見，意志薄弱的人，其成見却由環境所造成，這成見沒有則已，一有了成見，任憑你再高的學理，再好的說法，祇要與他的成見不合，便如以水投石，格格不相入。初則是己非人，入主出奴，積習既久，對外則深閉固拒，對內則予智自雄，拿自己一點淺智小慧，當作天經地義。這樣，先就拒絕了學問，停止了進步。即令自己的見解果然對，尙且如無源之水；何況成見深的人，根本就不容易得到正確的見解。那末，自己在那裏予智自雄的時候，自己的學問早就宣告破產了。

2.2.2 有了主見的人却完全不是這樣，他惟恐他的見解不對，便多方面徵求旁人的意見；旁人的意見經過他的比較選擇，便得到一個最正確的概念，可用以評判餘人的高下淺深、得失長短。但外界的意見日出不窮，自己的見解也就日有修正。這時自己一時的見解，決不敢據爲勝義，輕看他人。所以一個人越有明瞭的見解，便越能容納人家的意見；旁人但看他日有進益，而自己却以爲還不滿足。這樣，無所見則已，苟有所見，必是“真知灼見”，很難爲外界的淺見所動搖；因爲一些小智淺見，在他眼裏看去，偏全優劣，一望而知，他已竟高出旁人之上。所以一個人越有真知灼見，其學問必越進步；越是深閉固拒，其智慧亦必更就愚蒙。學問之無“自得”，其根本原因實在於有“成見”。

### 2.3 成見之起因及其弊害

2.3.1 造成成見的總原因，就是“不肯虛心”。上面講過，成見有自造的和外來的兩種。現在借用清代戴震的說法，就是“以人蔽己”和“以己自蔽”（見《東原文集》卷八《答鄭文同牧書》）。成見弊害則有“責效”、“急燥”和“爭勝”等。

“以人蔽己”就是囿於俗見。本來人的知識，就是由多方面的習染薰陶而成，既經入手其內，便很難再超乎其外，俗見的蒙蔽，固使人不敢或竟引不起懷疑，而有時自己知道應該虛心，却脫不掉俗見的束縛。其實這種以成見為背景的虛心，害處更大，充其量外恭內倨，拒諫飾非，自己亦不知其所由然。清代道光以後，西方文明初入中國，一般老先生視為洪水猛獸，肆口批評，自己却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記得朱一新的《無邪堂答問》裏有一條，有一個學生問他：“外國人畫的人體生理圖，五臟的部位為什麼同中國舊醫書不一樣。”朱老先生答道：“那是因為西洋人別有肺腸罷了。”這話在我們現在看固然可笑，但他說話的時候却是鄭重其詞的哩。這樣，不但學問不求進益，就連小孩子時代的一點好奇求知的心理，也都摧毀無餘了。

“以己自蔽”就是囿於我見，本來人類的通性，都好自作主張，一有了自己的主張，便不容納外人的意見。讀書好發議論，好作批評，固然不好，但都有他的來源，那就是認定自己的見解太快，判斷下得太早。要知道無論什麼道理都可以找到相當的例證。若不管全部的是非，祇求一部的證據，那是很容易的事。好下判斷的人，往往喜歡先定一個標準，然後去找材料，凡與我見相同的便採取，相異的便棄去。待到搜集與自己意見相同的材料漸多時，那便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旁人的不同說法，一概認為錯誤，不去理會了。結果，論調越圓，成見越重，證據越富，偏見越深，倒不如一無所有的人，還有一點進步的機會了。

### 2.3.2 責效的弊害

誰求學問，都是想成功的，都要講求效果。不過，對於成功路途的遠近，蹊徑的曲折，總得預先放慮放慮，作到心中有數。但假如必以妄目“責效”之心出之，往往會將放在後頭的工作，擺在前面作。這結果，第一步先養成“玄想”。一部書剛剛讀了前半，便預擬它後半將如何說法。一種學問方才研究到一部分，便揣它全部是什麼內容。久而久之，頭腦中便存了些似是而非的條理片段，各人的思想本來都有些組織力，那第二步就養成“虛構”的習慣。不管事實如何，祇顧完成自己的想像，總要使它條理井然，等到這理想首尾完全，自以為關於那部分的研究，從此可以完結了。倘若再想搜求證據，以實其說，那便生出第三步，“強材就己”的毛病。因為既有了虛構的心理，就想拿外面的材料就自己的範圍，取同舍異，正是一種很自然的結果。可憐的是社會上高明的人實在不多，誰能胡亂的定出什麼結論，多少總會得到一部分人的讚美。這種不虞之譽，足使作者陷入第四步“安於小利”的停頓狀態。到這時候，作者自以為大功告成，安心止步，可以不向前努力了。然而假如有人細心攷察他的著作，將發現它百孔千瘡，無一是處。大約一個人常常有主張，常常要發表，往往可以得到一時的成功，但當它風靡一時的時代過去以後，昨日的成功，將變為日後最大的失敗。我們現在讀古人或今人的書，有些書令我們心悅誠服，有些書却令我們腐心刺目，我們可以想到這些書的著者，多半是些為盲目“責效”之心所驅遣，而不能自主的人。

### 2.3.3 急躁的弊害

由於有了責效之心，就想在短時間之內，得多量的收獲，“急躁”之心便發生了，有

了這種念頭，第一步就發生“苟且”的心理。這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容易犯的毛病；但在學問中犯了苟且的毛病，那便一無所成。我們看清代的漢學家，戴東原、錢大昕、王念孫一般人的著作，每立一說，都是蒐輯很多例證，經過很多檢驗，花費很多時間，才有定論的，因此他們的成就便大。假如有了苟且的心理，那就發生第二步的毛病“貪多”。以爲自己無論甚麼學問都會研究，甚麼都可以知道，祇要隨便翻翻看看便了。於是這也想學，那也想學；東也看看，西也看看，於是專檢些“非原料”的“複制品”來看，祇看見人家一段段的敘述，一堆堆的結論，這便到了第三步的毛病“躐等”。到此田地，基礎的學問一點都沒有，却還要力求高明，這比百尺高樓，建築在瀕海的沙灘上，其倒塌之期必定不久的。

真正會讀書的人，總是心靜思密，體安氣和的。但是在“急躁”“苟且”和“貪多”“躐等”的心境下，人就極容易流入第四步的毛病“散漫”。散漫是不會得到讀書的趣味的，惟有把心專一的放在書裏，書的問題凝在心中，這樂趣就無窮。不然整天在動搖的、混亂的精神狀態下討生活，那才真苦極了，還有什麼學問趣味之可言？受這苦痛的人，必會更進一步發生第五步的現象“無恆”。因爲對什麼學問都不等得到趣味，淺嘗輒止，所以沒有瞻戀，一個問題來了，便顧而之它。這種人對學問從根就不忠實，沒有“不成不止”的決心，沒有“惟一無二”的志願，祇不過玩玩罷了。那結果就會亂想，亂想多了，便發生第六步的病態“粗浮”。他看書祇是瀏覽，乃是信手亂翻，並沒按部就班的讀下去，甚至一部書中，僅看兩本，一本書僅翻幾頁，一頁之中，僅看幾行，掩卷茫然，全無所獲，這種習慣養成了，你再叫他安安靜靜的研究一部書，那就發生第七步現象“畏難”。這時候耐心一點都沒有了，只要見到一部較爲繁重的書就怕念下去，只揀些小冊子容易讀的東西拿來消遣；對於稍微要用點心的書，不知不覺起了“排拒”之心，這便是第八步的毛病了。到這時候便有點怕和書接近，總有一點“敬鬼神而遠之”的態度，本來可以要求速效，但因爲急躁，結果非但速效不可得，連緩效也犧牲了。那便是南轅北轍，一事無成。

#### 2.3.4 爭勝的弊害

力爭上游，本來是一種求進步的表現，但“高明”是人人所欲，“苦工”是人人所難，由是養成一種想不勞而獲的卑怯心理。因爲想得“高明”，便時時想像自己總該高出別人之上，因爲怕“苦工”，便時時提防有人高出自己之上。有時發覺別人某種學問確比自己高明，就馬上跑上人家學問的路，必要和人家較個短長，這個便是初步的毛病“舍己耘人”了。在他的想像中，頂好全世界的學問家統通爲他攔筆，好容他游行自在；但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。無法，只得拚命搜羅人家的東西，東抓西攬，以表示你所知的，我已盡知，你所有的，我也都有。然而，祇做了對方的傳佈工具，於自己實無關涉，於是漸漸覺得如此做法，終屬無用，由羨生怨，便悠然的生了第二步的毛病“嫉妒”，這嫉妒心一發生，馬上目迷五色，看見人家成功便氣憤填胸，必想如何能打倒他而後快。這樣，便祇會在人家的弱點上着眼，却完全忘了人家的長處，從善服義的思想便根本消失了。然而止於打倒人，還不過是一種消極的方法，畢竟沒有用，於是想出一條“出奇制勝”的妙

計，那第三步便是“矯誣”。因為存了一個“立異”的心理，於是對於任何事件，凡人家說對了的，自己却總存在了一個“偏不如此”的心理；那就要造新說，立創見。但是新說創見並不是很容易發現的，那結果就不能不“矯”，“矯”之下必“誣”，不惜替今人栽下種種賊贓，替古人造成重重冤獄。這在自己是意得志滿了，然徒使有識者愨其心勞日拙，無識者驚其河漢無極而已。

## 2.4 主見的對治及擇別力的養成

2.4.1 人們所以不肯虛心，寧願跑岔路的原由，據我們看來，大概出於兩點：一是“我慢”，二是“驚名”，我慢是從小養成的，但用學問去磨礱，未嘗不可以心虛氣靜；至於驚名，却有點有心把學問做釣名之具，這根本把學問看錯了。世間足以求成之具甚多，何必以學問做釣名之具，從而又毀學問呢？“我慢”與“驚名”交結走上岔路，便是“偏私”，偏私之極，不惜自欺欺人，違心悖理，所有冷酷、尖酸、卑鄙的惡習，都由此出，學問固然做不成，人也完了。

2.4.2 醫治上述諸病的主要藥品，第一便是“識公”。“公”的觀念是一切學問的基礎。要知凡是學問，無論屬於那科，其所以有今日的成就，都是匯集多數人的心思才力，經過長時間的研究改進，才有今日的現狀的，既非一手一足所做出來的，也非一人一時所能包辦，所以學問是因大家而發生，靠大家而進步，依大家而存在，實在是一件最公不過的東西，人人都有享受的權利，人人都有維護的義務，所以治學的人，對於學問，應有兩種觀念：一方面是實愛這學問，認定研究學問是自己惟一的享樂；一方面盡忠於學問，認定研究學問，是自己應盡的職責。

原來學問這東西，裏面有一種不可明言的樂趣，但你不丟去尋它，享受不來，尋它而不得法，也就無從找到。大概學問的趣味，往往藏在追求某種解答的工作當中。因為大家漠然不察的事件中，忽然被你發現一個問題，這便是個有趣味的事。有了問題而無人能解決，要你自己披荆斬棘的去搜求，這又是一件有趣味的事。在這披荆斬棘的工作中，祇有你一個人上窮碧落下黃泉的遊行自在，却是“說與旁人渾不解”，這又是一種有趣味的事。找來找去，得不到解決，這時便有點苦悶，但你却有十分決心，非找到不可，歷盡萬苦千辛，一旦忽然被你找到手，這快樂真是不可名狀。大概祇有“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”這幾句話可以形容他。王靜安先生在他的《人間詞話》裏有一段：古今成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種境界：第一期是“昨夜西風凋碧樹，獨上高樓，望盡天涯路。”第二期是“衣帶漸寬終不悔，為伊消得人憔悴。”第三是“眾里尋他千百度，回頭驀見，那人却在，燈火闌珊處。”這真是深知甘苦之言。

得到這種學問趣味的人，第一便是忘了一切，忘食、忘憂、忘了老之將至；至於身外浮名，悠悠毀譽，得之不為榮，去之不為辱，那裏還有絲毫的計較掛在心上。反過來看前面所說的“驚名”之士，可知他全未踏進學問的門庭，祇是在門外張惶罷了。但是學問的樂趣，在獲得結果後會逐漸消失。因為無論什麼學問，研究的結果，祇不過得到一個“原來如此”。蘇東坡的詩說：“廬山烟雨浙江潮，未到千年恨不消；已到原來無別事，

廬山烟雨浙江潮。”最能形容這種境界。然而學問這東西最怪，你不研究則已，越研究問題越多，解決了一個，又來一個，進了一層，還有一層，總也解決不完，學問也就前進不已，趣味也就終身享受不盡，知道學問的結果都不過“原來如此”，就不會貪天之功爲己力，嘗到了學問的趣味，就會“鍥而不舍”，“欲罷不能”。

2.4.3 至於盡忠於學問此件事，大概應該先存一個“反省”之心。第一，應該想一想我們這般以學問爲生命的人，四體不勤，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實在對於社會對於人類沒有直接的貢獻。我們的貢獻，祇在學術上頭，那我們應該如何盡忠於學問，以期無負於社會，無負於人群。第二，應該在讀書的時候，想一想我們對於前人的評價，大概真正有價值的學問，總會受後人的欽佩，欺世盜名之作，不旋踵而唾棄隨之。可知學問得失，自有公論，假令僥倖成功，得到一時的虛譽，人生數十寒暑，轉瞬奄忽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；亦何苦博一時之虛榮，受千載之唾棄？有此兩種想法，一切傲慢囊括的心理，自然冷了下來。由這種反省，就產生了“自知之明”，這時就會發覺自己的程度的高下，才力的大小，識解的淺深；知道過去的學者，高過於我者儘多，並世的學者，高過於我者也不少。

總上所說，能“識公”則無“偏私”，自然也不會“驚名”和“我慢”。這時對於學問，才會“虛心”了。

2.4.4 真正的“虛心”，便如閻若璩所說的：“一事不知，以爲深恥，遭人而問，少有寧日”。

真能“虛心”便會冷靜的做客觀的觀察，粗心浮氣，自然減少。對於學問便做到“莫問收獲，但勵耕耘”的地步。那“責效”的心自然消失了。“責效”的心既消滅，一切逞臆空談都用不着，自然會腳踏實地，按部就班做去，那便會運用材料，以求問題之最終解決，那強材就已和安於小利的毛病都沒有了。治學的心境便“寬閒”多了。

心境既然寬閒，那“急躁”的心自然消滅。以前所以自相煎迫，完全爲了要在最短期內有最大的成功。現在心境既寬，就會踏實地做下去。又爲學問趣味所驅策，一個問題，如不徹底解決，便不安心。於是一切“苟且”“貪多”“躐等”的心理不會出現，而漸漸走上正軌。以前神遊無着的空泛思想，便會一天一天的尋到歸宿，有了穩定的着落。學問的心得，便由此發生了。時時有問題，時時有歸宿，那“散漫”、“無恆”的毛病，也就自然免了。用心每有收獲，便感到學問的趣味，那“畏難”、“排拒”的心理，自然沒有了，在這種狀態下，自己並不感到是否進步，但在相當時期內考察一下，則可發現進步之快而且多，這便是“日知其所亡，月無忘其所能”了。

能“識公”，便不屑“爭勝”了。這時全副精神，統通注意到自己，不暇和人比較長短；又以擇善之故，惟恐人有善而我未及知，更不暇計及人之短。更因盡己之故，希望志同道合的人日益增多，那便於學術更能多所建樹，到這時，惟恐人不做同一的工作，惟恐人家的學問不比自己高明。

一個人既能免去“責效”、“急躁”、“爭勝”等種種悶念，蕩除“偏私”、“我慢”、“驚名”種種積習，便養成“無所爲而爲”的“廓然大公”的心理。這便是“虛”，能“虛”就沒有亂七

八槽的念頭在心裏橫衝直撞的搗亂，這便是“靜”。能“虛”能“靜”，就會一心一意的研究一個問題。這便是“壹”。能“壹”就中有所主，這便是“主見”。有“主見”便會感覺到外面的“異”，便有比較的觀察，會觀察便有選擇，會選擇便能攝取外面的長處，吸收融化而收歸己用。這時意境越覺深濶，心氣越覺安定，眼光越覺銳敏，思想經端正而越覺完密堅實，“擇別力”便養成了。

“擇別力”既經養成在裏面，“自信力”便越來越強，在外面，旁人的高下淺深，看得清清楚楚，“批評力”便越來越富，一切是非得失，可以沒有遜形，一切浮言異論，可以不為搖惑；這便是“自得”。到這時候，學問便成功了。

2.4.5 正確的治學態度，首先是要存心治學問，忘却身外一切無足輕重的得失榮枯，毀譽榮辱，把所有生活的力量，整個的身心，都交給了學問，要誠誠懇懇的成就它，並不是以它成就自己的名利。

其次是“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”。有的人恃其一知半解，便以爲一切都知了，這表明是“淺薄”、“粗率”，至於“強不知以爲知”的人，那是虛偽掩飾、自欺欺人，醫治此病，第一要切實追問自己，究竟懂得了多少？第二多向友好窮究詰問，匡正不逮。知道自己委實無知，便容易有知的機會了。

再次是“與人爲善”。上述兩種態度，只要誠實淡泊，就不難做到，與人爲善的態度，却非真正廓然大公的人做不來，文人相輕，同業相嫉，早已成爲我國學術史上的慣例。其實，治學之道，“合則雙美，離則兩傷”，只有“分工互助”，才能有進步，一種學問有多人研究，就越容易見功；何況個人的心思才力，未必高過於人。假令有人見解、方法都比我優越，我可把所有的材料無代價的送給他，完成他的學問。

有了上述三種態度治學，便具有“有容乃大，無欲則剛”的風度，那就是已經由病態中醫好，恢復了健康。

### 三、治學方法

#### 3.1 過信與過疑

3.1.1 學問的內容是極其複雜，各科在共同的性質下面，還有單獨的特點，則治學方法，便不能無所差異，各種紛紜的方法絕非一時所能說盡，此處祇能在應用探索力的學科中，談談重要的普遍原則。

從前的人治學問往往流入過信；現在的人治學問却又往往失之過疑。過信與過疑都不是實事求是，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根源，那就是沒有“自得”。過信則拘，過疑則放，都不是正確的態度。過信的人，便會迷信古人，依賴古人，時時刻刻不能自動；過疑的人便會東怕受欺，西怕被騙，時時刻刻懷著鬼胎。中了過信的毒，固然墨守成說，沒有發明；中了過疑的毒却也往而不反，沒有着落，究其原始，還是由於不會讀書。如能“讀書得間”，便不會爲古人所左右，不會爲私臆所牽纏，這裏祇想提出一個原則，凡是經

過演繹證明的斷案，才真可信；凡由於比較提出的問題，才真可疑。此外無主見的偏聽，無根據的遐想，都祇是個人的錯誤罷了。

## 3.2 治學的兩途

3.2.1 “求知”與“致用”本是治學方法的兩途，這兩途本出一源，又是殊途而同歸，應無所用其爭論。可是那看重求知的人，以為學問的目的，祇在求知，一牽涉應用方面，便認為是褊狹的功利主義，非治學的人所應有，而那看重致用的人，以為祇有有用的東西才是真理，離開實際，便沒有學問；就是有，也不值得費心去研究，其所以有這爭論者，大概都是察末忘本之談。

從起源來說，凡是一種學問，起初發生，必由於致用。正因為實際生活的需要，人類才不惜運用心思。迨至對於某事有了供給需要的辦法，便又受了求知的督促，想明白那事的理由，等到理由既明，便對於辦法可以更加改善。所以求知是致用後的賸餘力的表現，而致用又是以求知為其進步的源泉，往復如環，不可輕重，但是人類的社會，日益複雜，學問的條目，日益分析，求知與致用的發展，便似各走一端，粗率看去，好像兩不相涉，諦察其微，才可知其相互的關係，而更有其相同的出發點。那就是無論那一路，都是以問題為起點，有問題便自有發明，自有進步。

## 3.3 研究問題的程序

3.3.1 大概治學的初步，是需要先有一種虛心的普遍觀察，觀察越多，比較的資料也越富，見聞寡陋的人，是提不出什麼問題的。這即是“博學”。既有觀察，便須分析觀察的對象，分類歸納得一個排列，由這排列之中，便發現許多矛盾衝突不能並容的事實，由此便生出問題，這即是“審問”。既有問題，自然要求解答。但問題必有其範圍，必要細心考慮，指出疑難之所在，以求其問題的中肯，這即是“慎思”。問題既經指定，便要假設解答，但在眾多的假設當中，必須引申函義，逐一選擇，以期得到一個最有效最近似的假設，這即是“明辨”。假設既定，然後用這假設，演繹到實際的對象上去，看其是否完全適合，自然得到一個證明的斷案，這即是“篤行”。

在上面所講的程序中，尤以“觀察”、“假設”和“證明”為最要。觀察不博，則問題提不出來，或提出來是不成問題的問題，或竟是胡亂的猜想。有了多量的歸納成功的材料，却不會選擇出來一個可以成為通則的假設，祇不過一堆廢物，完全運用不來。至於決定後的假設，而沒有經過實際上經驗的證明，便完全變為一個不成通則的猜想。但是不能虛心，則觀察無從博起，思想沒有條理，則分析不來，歸納不來。對所研究的學問，基本的概念和原則不充足，不明確或竟沒有，便不會選擇假設。沒有經過選擇的假設，在證驗上絕演繹不來。那末，五層程序的研究，事先應有甚麼準備，自己可以認識出來了。

從我國來說，研究問題程序上運用得最有成績，莫如清代漢學家的考證。戴東原、段玉裁、錢大昕、王念孫、王引之的著作尤其可以代表這種方法，比如王引之的《經義述聞·毛詩上卷》的“有紀有堂”條，是個典型的見証。能夠有所“發明”，從此可以知道

“博學”和“分析”、“歸納”實在是發明的基點，而基礎和工具學問的培植，實在是發見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唯一根源，你所知道的東西越多，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越富。有了“博學”的基礎，再能謹慎地應用“審問”、“慎思”、“明辨”、“篤行”的方法，“發明力”便養成了。

讀了戴、段、錢、王考証的文字，會使你震驚他們記誦的浩博，以為無論什麼書，都能默誦如流，應用時一想即來，無須察考。這實在是錯誤的看法，前人能背書的也不少，但這種攷証應用的材料，却大半靠平日“筭記”而積累的。善於讀書的人，每人都有一本筭記，有了一個問題在心裏，看書時遇到可以應用的材料，登時記在筭記裏，今天記一條，明天記一條，日積月累，把所記的材料，彙集起來，理出頭緒，便是一條發明。這種懷着問題找材料的方法，我國舊話叫做“讀書得間”，“得間”的讀書，往往越容易記住，因為在需要之下，注意力便特別強，用這種方法讀書，決不會“勞而少功”，“博而寡要”。而這種一條一條的筭記，都是曠日持久，才有成效，非“急躁”“責效”所可成功。

我國舊來對於治學標準有三個字，叫“精”“博”“通”。三者之中，實在算“精”為最要，博而不精，就會變成“書叢”，把自己做成“九通”。通而不精，便非真通，往往流入空想。惟有由精求博，才能以簡馭繁，以一持百，求精之術，便全靠發明力的養成了。

#### 四、學術觀點和材料工具的拓進

4.1.1 大概學問的進步有兩個最要的條件，第一是學術的觀點要時時革新；第二是學問的材料和工具要時時增加和拓進。

我國舊來的學問，因為科學不發達，祇會在故紙堆中討生活，“故地盤旋”，書越古越讀，越讀越古，一天到晚在開倒車。結果，眼前的問題固然一無所知，就是所謂古書，也被穿鑿附會得紛不可理。從漢到明兩千年中，除了西方的音樂輸入，影響到漢唐兩代的音樂文學，印度的佛教輸入，影響到宋明的理學而外，固有的學問，非但不見進步，而且日就衰殘。直到明代萬曆年間，利馬竇來到我國，傳布《坤輿萬國全圖》，徐光啓又翻譯《幾何原本》，才算吸了一點新的空氣，而曆算之學，經清玄暉的提倡，便風行於學士大夫之間，音韻之學，也由西方語言和滿語拼音文字的輸入有了長足的進步。清代二百多年的樸學成績，實以小學為根基，而小學又以音韻為樞紐。所以清代學術的發展，實在還是靠了一點外來的東西，這個風氣一開，大家對於讀書的觀念起了變化，學問的材料和工具起了新的認識和應用，反過頭來，才能站在古書的上面，懷疑、考證、整理、研究，所以我們如果要推翻古書的成見，要自儕於世界學術之林，而貢獻其文化學術與天下以共見，便應該努力革新對學問的觀念，盡量擴張學問的材料，徹底建設治學的工具。

4.1.2 學習的目的，應該以求“真知灼見”為第一件事。求學的態度，應該努力於客觀的認識，禁絕主觀的批評，對我國學問的認識，應有兩個方向：第一應該用歷史的眼

光，分代分科的恢復一種學問的本來面目；第二，應該用科學的眼光，增加一種學問本身正確觀念。

在第一個方向裏，我們要一層一層的剝脫許多後世附加的東西，一類一類的集中許多同源異流的材料。在第二個方向裏，我們要利用近世科學的眼光，確定舊來許多學術上模糊不清的觀念。我們要根據科學的分類，建築起許多未成系統的學科。

4.1.3 我國過去學之不得法，誤以聯想爲歸納，不知聯想由於類推，歸納本於分析，由是附會穿鑿，憑空虛構，這便是要設法作分析的工作。分兩個方向進行；第一，把許多了不相干的附會穿鑿嚴密的分開，不使淆雜；第二，把許多複雜臃腫的混合問題細密的分開，依類集中。

在第一個方向裏，又有兩個方向：第一把許多縱的東西橫斷開來，即把歷史上的東西，橫斷開來，不要混在一起。第二把許多橫的東西縱剖開去，即把不同性質的東西，縱剖開去，減少附着的浮翳。

在第二個方向裏，我們應該悉心的審察一切舊的新的問題，到底包含多少方面？如所謂經學的今古文問題裏，實在包括了文字問題，本子問題，傳授問題等等，任擇一題，已經很夠研究，現在把許多問題合在一起，當然研究不出新的成果。

4.1.4 研究學問的人，應該用直接材料攷證間接材料，萬不能根據間接材料批評直接材料，尤其不能據間接材料爲已足。然而中國舊來的學者，却祇看重書本，非但沒有直接材料的完全靠書本，就是直接的材料擺在眼前的，也還要靠書本。這種風氣的影響：第一，便是同學問的本身越隔越遠，也就是同實際的宇宙人生越隔越遠；第二，便是把學問的範圍縮小到書本以內，凡是文字所不載的材料概不蒐求；第三，便是因書著書，故地盤旋，永無接受直接比較材料之一日，如果要想我國學術的發展，那祇有採取直接材料的一途。

4.1.5 我國人過去讀死書的流弊，直接方面就是學問的材料越縮越狹，間接方面就是治學的工具完全沒有。以書本爲材料，以眼與腦筋爲工具，當然產生不出自然科學來。沒有自然科學，自然不會創造新工具，互爲因果，學問就一天到晚打着圈子。比如，講古器物的人，祇會憑着眼看手敲去斷定真僞，講醫學的人，祇會牽強附會的從銅人圖上解釋心肝的部位。錯陋迂謬，不可究結。我國歷史上直接材料發現的何嘗不多，但是因爲沒有工具，便任其散佚，所以我們既然要放下書本搜求材料，便應先放下材料來培植工具。比如講地理、音樂、語言……等，便應該儘量引進近代科學的知識和技術。有了這些基礎工具，才有能力擴大材料的範圍。

材料的範圍既然擴大，治學的工具既然豐富，你便會發現古人歷世紛爭不決的問題，實在不成問題。固執之點，委實可笑。而古人以爲沒有問題的地方，實在大有問題。所以材料和工具的增加，其結果便是解散了很多老問題，開創出許多新問題，問題的新陳代謝，便是學術的拓土開疆。

在我國學術上，有些老問題，歷世聚訟紛紜，忽然某個時代由新材料裏得到證明，便立時瓦解。有些老問題，在有限的材料裏轉來轉去，終於是個不能解決的問題。有些

新問題，由舊材料生出，但馬上使用新材料解決了。有些新問題，雖然被人發現，但在沒有得到更新的材料以前，終於無法解決。有些問題，是由玄想而引起，解決便難，有些假問題，雖然聚訟累年，到時候終被解散。有些真問題，雖然未被注意，到時候終被提出。所以我們研究學問，最要緊的是能審別問題，是真問題麼？是假問題麼？這樣，你就會發現新問題，解決或解散老問題，學問便自有進步了，學術展拓與發明的基件有：

1. 新材料
2. 新工具
3. 新問題
4. 新見地

我們研究學問，所根據的若總是些老材料，便不免總在老問題上盤旋；一見新材料發現，立即可以打開一個新的境界。但新材料的發現是不常有的事，倘使沒有新材料發現，而能有新的工具供運用，也可對老的材料有新的估定。假如既無新的材料，又不能利用新工具，如能在老材料中發現新問題，也可以有新的發明。又或對一批材料有一種新的見地，則在這一批材料中所有的部分的問題，也可以有新的解決。總之上說四基件，得其一便可以發明，假如四項俱備，那進步是可以有把握的。

我們相信，大家如能按照正當的治學態度及其方法，認清目標，放寬心意，腳踏實地，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的走向前去，那燦爛的學術前景便會在眼前實現。

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